



给母亲洗澡

□汪万英

母亲,能给您洗澡,我是多么幸福。每次给您洗澡,我的内心就变得无比柔软。

我的母亲很爱干净。即使那时在农村,无论是收麦子、插秧的“双抢”季节,还是收稻谷的炎炎夏日,再忙再累,母亲都会利用中途短暂的休息时间,从屋后打井水烧水洗澡。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病情逐渐加重,自己洗澡越来越困难,我要帮她,她却怕羞,一直坚持自己将就着洗。

2021年5月,我和先生送母亲上重庆大坪医院看病。母亲腿脚无力,双手紧紧拽住我的胳膊,好像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我身上,累得我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母亲自己也汗流满面。正好侄女来看望她奶奶,我和侄女决定一起给母亲洗个澡。母亲开始不愿意,我们做了一阵思想工作她才同意了。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给母亲洗澡,心里很忐忑,既有点难为情,又怕把她洗感冒了,也不知该怎么洗才让她舒适。我们帮母亲脱去衣服,她瘦骨嶙峋,虚弱得像个孩子,怜惜之心油然而生,我的眼眶湿润了。我调好水温给母亲洗头,轻柔按摩,母亲短短的头发硬生生的,有点扎手。小侄女拿干毛巾护住奶奶的眼睛,生怕脏水流进她眼里。洗身子时,我们一人扶住母亲,一人给她抹香皂、揉搓、冲水。母亲是那样柔弱,我们小心翼翼,生怕弄疼了她。我们配合默契,洗澡,擦身,穿衣,一气呵成。

母亲感激而幸福地说:“我的女儿和孙女一起给我洗澡,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谢谢你们!”听了母亲的话,我幸福,惭愧,难过。我们才为母亲洗一次澡,她就那样感激,小时候母亲给我们洗了无数次澡,我们从未对她说一声谢谢。母亲是个要强的人,要不是病得这么严重,她怎么会让我们帮她洗澡呢?

从此以后,给母亲洗澡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在父母家里,在我家,还是母亲生病住院,都是我给母亲洗澡。母亲也慢慢习惯了。

2022年夏天,西沱特别热,我给母亲洗澡前先给她理发。第一次当托尼老师,我心里有点紧张和激动。伴随着“嗡嗡”的声音,母亲花白的头发一缕一缕往下掉。开始不熟练,我的手有些抖,推剪偶尔夹住母亲的头发,母亲的头猛地一颤,我的心也提到嗓子眼,紧张得满头大汗。

为了缓解我和妈妈的紧张情绪,我停手问:“妈妈,您还记得我小时候您帮我篦头上的虱子吗?”那时大家条件都很差,很多小孩子头上长虱子,我也不例外。每当我喊头痒,妈妈就让我坐在门槛上,她站在一旁,左手扶着我的头,右手握着齿缝细密的篦梳,稍稍用力地

缓慢从上往下梳我厚实的头发,梳得头皮痒痒的,很舒服。然后,我们就在篦梳上找虱子,掐虱子(虱子的虫卵)。

“记得。那次还把你的头皮弄肿了。”母亲不好意思地说。我清楚地记得,那次妈妈拿来兑了水的敌敌畏,拨开我浓密的头发小心地抹在长了白色虱子的头发上,再用毛巾包起来。也许是敌敌畏的浓度掌握不够好,不一会儿,我头上火辣、刺痛,哇哇大哭起来。妈妈挨近一看,我的头皮红肿,赶紧用清水给我洗了好多次才缓解。

给母亲剪完头发,扶她到卫生间洗完澡,给她身上喷了爽身粉,母亲觉得很舒服。我还没换掉湿漉漉的衣服,她就睡着了。看到母亲安睡的样子,我燥热的心宁静下来。

去年秋季开学那天吃过晚饭,我想给母亲洗头洗澡,父亲怕给我添麻烦,说他自己给母亲打“干抹”(抹后背)就行了。母亲却眼巴巴地看着我说,想洗。

母亲坐在塑料凳上,身子软塌塌的,头不时地左歪右倒。我让母亲躺靠在我胸前,一手拿花洒一手给她洗头洗澡。当我洗母亲那柔软下垂的乳房时,母亲说:“你们四姊妹彼此相差三岁,每个都没有提前断奶,都是吃到近三岁我又怀孕了没奶水为止。只有你最讨嫌,我没奶水了还哭闹着要吃。我就用锅底的炭灰抹在乳头上,你一看黑乎乎脏兮兮的,才不吃了。”母亲说完嫣然一笑。

洗完身子,我后背倚着靠墙的洗衣机,双手穿过母亲腋下抱她站起来洗臀部和大腿后部,真的是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那段时间我很忙,半个月后又来看望父母。母亲说:“我天天都盼你来给我剪头发洗澡。”我听了很欣慰,但我身体也越来越差,给母亲洗澡特别是蹲下来洗脚时,眼睛直冒金星。我好想有个人来帮帮忙。但外面只有我先生,我怕母亲反对,只能勉强着给她洗。洗着洗着,母亲忽然说:“小明(我先生)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做事很贴心,想得很周到。”洗完澡给她穿好衣服准备推回寝室休息,我却推不动。我喊先生来帮忙,母亲连连摆手:“他是个男的,不要他推。”我笑着逗母亲:“您刚才还说小明是您的女儿呢,现在怎么就不是了呢?”又给她讲网上看到的一个三十多岁的独生子陪自己痴呆的母亲吃饭睡觉,给她洗头洗澡,带她出去游玩,寸步不离的事迹,母亲才答应了。我开导母亲:“我们小时候,您不会因为哥哥弟弟是男的不抱他、不给他洗屁股洗澡呀。”母亲笑了:“妈妈照顾自己的孩子当然不分男女。”我说:“现在您老了,哥哥弟弟照顾您也不会顾忌性别,因为您是我们的妈妈呀。”从此过后,我给母亲洗澡,就多了个推进推出的帮手。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大侠板凳面

□包子

东城花园后门,“花花世界”花店的隔壁有家面馆,我一时记不得它的名字,姑且就叫“板凳面”。面馆不足十平方米,除了煮面的工作区外,也只好勉强搭起两三张长桌。每每遇上食客多了,实在的老板就只好在门面外面搭起一高一矮两个板凳将就一下,也就是为何称它“板凳面”之缘故。

每日清晨,“板凳面”门前高矮板凳成行,排列错落有致,前来吃早餐的客人一茬接一茬络绎不绝。开面馆的是对90后夫妻,女的煮面挑面,男的跑堂洗碗,一对夫妻搭档,硬是将巴掌大的面馆开得风生水起。

“大侠,煮二两豌杂!”一位熟客对男的喊道。

“大侠,来一碗米线!”另一位熟客向男的招呼道。

“大侠,两个二两牛肉面!”隔壁花店老板娘向男的喊道。

……

在一声声吆喝声中,“大侠”忙得不亦乐乎,只见他熟练地奔走服务于众多食客之间,忙而不乱,井井有条。所谓的“大侠”,是因为客人在墙上营业执照中瞧见了登记人的姓名里有“侠”字,经常到店里吃面混熟之后的特殊称谓。

重庆小面很讲究拌料,需要准备各种各样的作料食材,负责煮面挑面的“大侠媳妇”每天凌晨四点半就开始忙碌,烧水煮好第一碗面,也就差不多七点,恰好能够让赶早的客人不饿肚子。夫妻二人用吃苦耐劳的精神、细心周到的服务、精益求精的手艺赢得众多街坊邻居的青睐,在日积月累中自成口碑。

某个雨后的中午,一位老人来到面馆门外,欲进又止,徘徊不前。

“老人家,进来吃碗面呗,我请你吃!进来坐。”正煮面的大侠媳妇对一直站在店外观望了很久的老人和气地邀请道。见那老人有些迟疑,大侠放下手里的活儿,三步并成两步到店外,半拉半拖地将腼腆的老人扶进店里坐下,没过几分钟就端上一碗热腾腾的炸酱面。

“老人家,安心吃!不够,再给你煮一碗。今天您吃面,不要钱,我媳妇请你吃的。”平时不爱讲话的大侠微笑着对老人说道。

老人缓缓地吃完面,感激地向大侠媳妇作揖道谢,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步履蹒跚地走了。

“大侠,你媳妇还真是好心人!”隔壁“花花世界”花店的老板娘调侃道。

“我哪有那么好?举手之劳,能帮就帮!”大侠媳妇谦虚道。

“昨天请老婆婆吃面,今天请老爷爷吃面,什么时候也请我吃碗面。”隔壁花店的老板娘接着调侃道。

“等你过了八十岁,我每年重阳节都请你吃面,要得不嘛?”大侠媳妇半开玩笑道,机敏地堵住了隔壁花店老板娘的话。

“大侠,你媳妇娶得好!又贤惠又善良,慈悲心肠,乐施好善、少有的好人。”一位常来吃面的老太太竖起大拇指向他称赞道。

大侠不吭声,只顾埋头洗碗,黝黑的脸上泛起无邪的憨笑……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在被无数次取笑与调侃里,大侠夫妇用老实巴交之憨厚把陌生人变成熟客,用精致手艺让新顾客成为老顾客,用善良的举动感召着街坊邻居。无论顺流逆流,他们已然活成一道光,照耀着社会,温暖了人间。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个渺小的面馆,在市井的烟火里散发着“侠气”,在高矮板凳的风景中诠释着大侠的风范。难道不是吗?你说呢?

(作者单位:重庆市荣昌区融媒体中心)



能懂的诗

多趣的生活 就是日日有花香果鲜

(外一首)

□屿夫

你好像是,寄过来一座精巧
美丽可爱的花果园
裁赠一角锦绣,一方动人的天地
托在手掌上,七彩绚烂
屏幕里溢出灵气
明媚的光照进雨中的烦闷

果实挂满庭前,花儿竞开
窗含千载诗情画意,一枝一叶的
吟写,摇曳坝子的风
那高亢声色,激起连绵波涛
拍打心海的礁岩
如位名师,把顽石警悟

我们的神经元,感觉器官
所谓妙趣,这样日日有花香果鲜

故人的好消息可以安慰心灵

消息确是不眠,从地球上的
每一个地方,昼夜兼程
有时候,如春水流过小桥的温和
仿佛听得见笑语
有时候,又似乎惊涛骇浪
瞬息之间,就凝冻了你的快乐
彻底的痛感,弥漫神经

这种反应,实在已刻骨铭心
血脉,筋骨,头脑,尽皆失能
万物都冷眼把你放弃
你可以依靠的
一片竹林,为你遮掩哭泣的声音
这个如此哀伤者
青草,也觉其善良懦弱

妄想极单纯,期待好消息频传
胜过大海浪花,大雨滂沱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今夜 你像月光一样走过

□刘君

你在寂寞的凉风里走
静静地,有一缕云在你身旁
冷冷地清瘦

怀揣着昨日的忧愁
泪光和窗前明媚的星星
在浓淡辗转的泡沫中
作一次婉转深情地邂逅

一杯馨香在手心流逝
无语是沉淀在杯底
最幽静的温柔
你的唇香温暖了这夜里的风景
让这一次的生动
在杯影里无尽沉醉和消磨

今夜,你像月光一样走过
握住一枚薄翼的清愁
从一朵青花谢后的果实中
低吟一波云的浅淡凝眸
一缕风的痴痴守候
(作者系四川省资中县作家协会
副主席,四川省诗歌学会会员)

